

某种现象

渴望 绘 | 杨羊羊



做自己灵魂的抄书匠

文 | 瞿杨生 图 | 大师兄

所谓自我和解，从来不是把自己改写成一个人更好的人，而是终于肯把自己从头到尾、原原本本地誊写一遍。

年轻时总想做自己人生的作者，要原创，要跌宕，要在封底写一句响亮的话。怀着这份心思，我拼命往日子里塞进“重大意义”，把一次失恋写成悲剧，把一次升职写成凯旋，连等车的十分钟都要虚构一段内心独白。

可写着写着就累了，那些修饰过的情节仿佛刷了厚漆的旧家具，光鲜底下全是裂痕。后来才明白，想做作者的人，心里都藏着个蹩脚的评论家，总在挑剔这一章不够精彩，那一节略显平庸。

真正让我醒过来的，是巷口裱画店里那位抄书的老人。他戴着一副滑到鼻尖的老花镜，面前摊着一本旧书，手里的狼毫笔尖粗了也不换。他不管这字是哪位的手笔，不评价这一撇是否风流那一捺是否有力，只是一笔一画地抄，像农民

锄地，像石匠凿石。我站了半个钟头，他没抬过一次眼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比起给灵魂写传，当个忠实的抄书匠或许才是对它最深的善待。

于是，我开始试着抄写自己。愤怒的时候，不急着压制，也不急着宣泄，以重笔浓墨的姿态，如实记下“此刻我心跳加快，掌心有汗，我想摔东西”。悲伤来了，就抄下“眼眶发酸，胸口沉沉的，不想见任何人”。那些一闪而过的念头，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，统统不写注解，只是抄。起初很痛苦，因为抄出来的自己实在不体面，满纸错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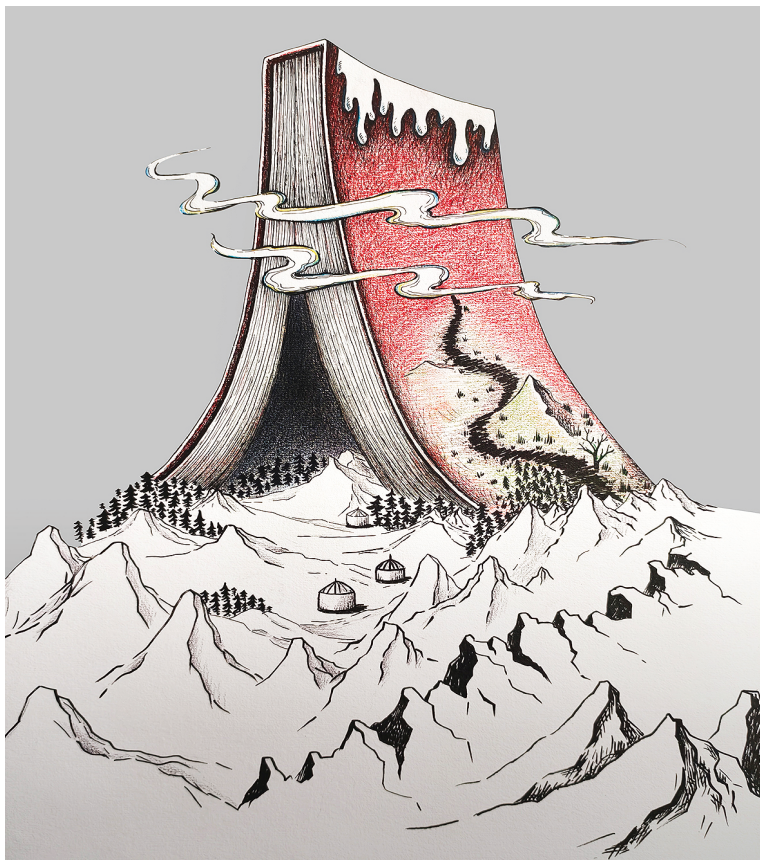
字，还淌着泪痕。

抄得久了，却慢慢生出一种奇怪的平静。我不再急着给每一种情绪标注好坏，不再追问“我为什么这么脆弱”“我怎么会会有这种想法”，只是摊开纸，让它们流过去。原来，那些被我忠实抄写的愤怒和悲伤，只是我笔下的过客，写完了，就安静地躺在纸上，不再在胸口翻腾。

有天翻看这本越积越厚的“灵魂抄本”，忽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。那些曾让我羞愧的冲动、自相矛盾的想法、无法解

释的偏好，在漫长的抄写中，竟渐渐连成了某种模糊的脉络。如同临摹了千百遍碑帖的人，突然认出了字体里藏着写者的手腕习惯和呼吸节奏。我依然评价不了自己，也总结不出什么人生格言，但我认识了自己，不论高下，只知道这是我写下的笔迹。

如今我依然做不了自己人生的作者，但踏踏实实地做了自己的抄书匠，每天摊开一页白纸，把心里冒出来的、日子流过去的，如实落在纸上——不涂抹，不批判，不夸饰。笔尖划过纸上的声音，比任何豪言壮语都让我安心。



理享人生

人生如同一出戏，我在看戏，谁在看我？



绘 | 小黑孩

绘心一笑

“晒”书

绘 | 马史

